

14
1911
613



1911
卷613

谷紆國用書

來書是見為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
國用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孰禦中間所疑一
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為病耳以國用之所志向而
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
渙然冰釋矣何俟於予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
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雖然國用所疑一二節者近時
同志中往往皆有之然吾未嘗以告也今且姑為國用一言之
陶云此人人見為然者皆認灑落二字耳
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為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為有心如何可



早稻 大學 圖書館
昭 36. 7. 5 號
藏 書

石合頭
丁卯於

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謂欲速助長之
為病也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
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
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
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
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
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
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
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

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
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
畏之增乃反為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為吾心之體敬畏
為灑落之功岐為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
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懼憂患
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只可言無私心
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
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
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為

而爲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諸說
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責人也君子不斲人之信也
自信而已不斲人之知也自知而已因先塋未畢功人事紛沓
來使立候凍筆潦草無次

敬字是聖賢徹始徹終工夫堯舜之兢業文王之敬止孔子
之不厭不倦孟子之集義俱只是一敬此是出於心體之自
然非有勉強卽敬畏卽灑落非戒慎恐懼了纔到那灑落田
池夫子之恭而安正是如此

與黃勉之書 其一

勉之別去後家人病益狼狽賤軀亦咳逆泄瀉相仍曾無間日
人事紛沓未諭也用是大學古本曾無下筆處有孤勤勤之意
然此亦自可徐徐圖之但古本白文之在吾心者未能時時發
明却有可憂耳來問數條實亦無暇作答縮觀簡未懇懇之誠
又自不容已於言也

來書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微動徹靜徹晝徹夜徹古
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停
停當當靈靈明明觸而應感而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

不達于聖同途萬賢合轍無他如神此卽爲神無他希天此卽爲天無他順帝此卽爲帝本無不中本無不公終日酬酢不見其有動終日閒居不見其有靜真乾坤之靈體吾人之妙用也竊又以爲中庸誠者之明卽此良知爲明誠之者之戒慎恐懼卽此良知爲戒慎恐懼當與惻隱羞惡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慎恐懼知惻隱知羞惡通是良知亦卽是明云云

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懼効驗功夫本非兩義既知徹動徹靜徹死徹生無非此物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又安得別有一物爲之歟

來書云陰陽之氣訢合和暢而生萬物物之有生皆得此和暢之氣故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觀之焉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榮皆同此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個無間斷功夫悅則樂之萌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體之樂復矣故曰不亦樂乎在人雖不我知吾無一毫愠怒以間斷吾性之樂

聖人恐學者樂之有息也故又言此所謂不怨不尤與夫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樂無間斷否云云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訢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訢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訢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來書云無間斷意思亦是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

卽是致良知良知卽是樂之本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執着

來書云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看來大段不錯不知宋儒何故非之以爲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以愛爲仁愚意則曰性卽未發之情精卽已發之性仁卽未發之愛愛卽已發之仁如何喚愛作仁不得言愛則仁在其中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周子曰愛曰仁昌黎此言與周孟之旨無甚差別不可以其文人而忽之也云云

博愛之說本與孟周之旨無大相遠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字

何嘗不可謂之仁歟昔儒看古人言語亦多有因人輕重之病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但亦有愛得是與不是者須愛得是方是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愛而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博字不若公字爲盡大抵訓釋字義亦只是得其大概若其精微奧蘊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語所能喻後人多有泥文著相專在字眼上穿求却是心從法華轉也

來書云大學云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惡之云者凡見惡臭無處不惡固無妨礙至於好色無處不好則將凡美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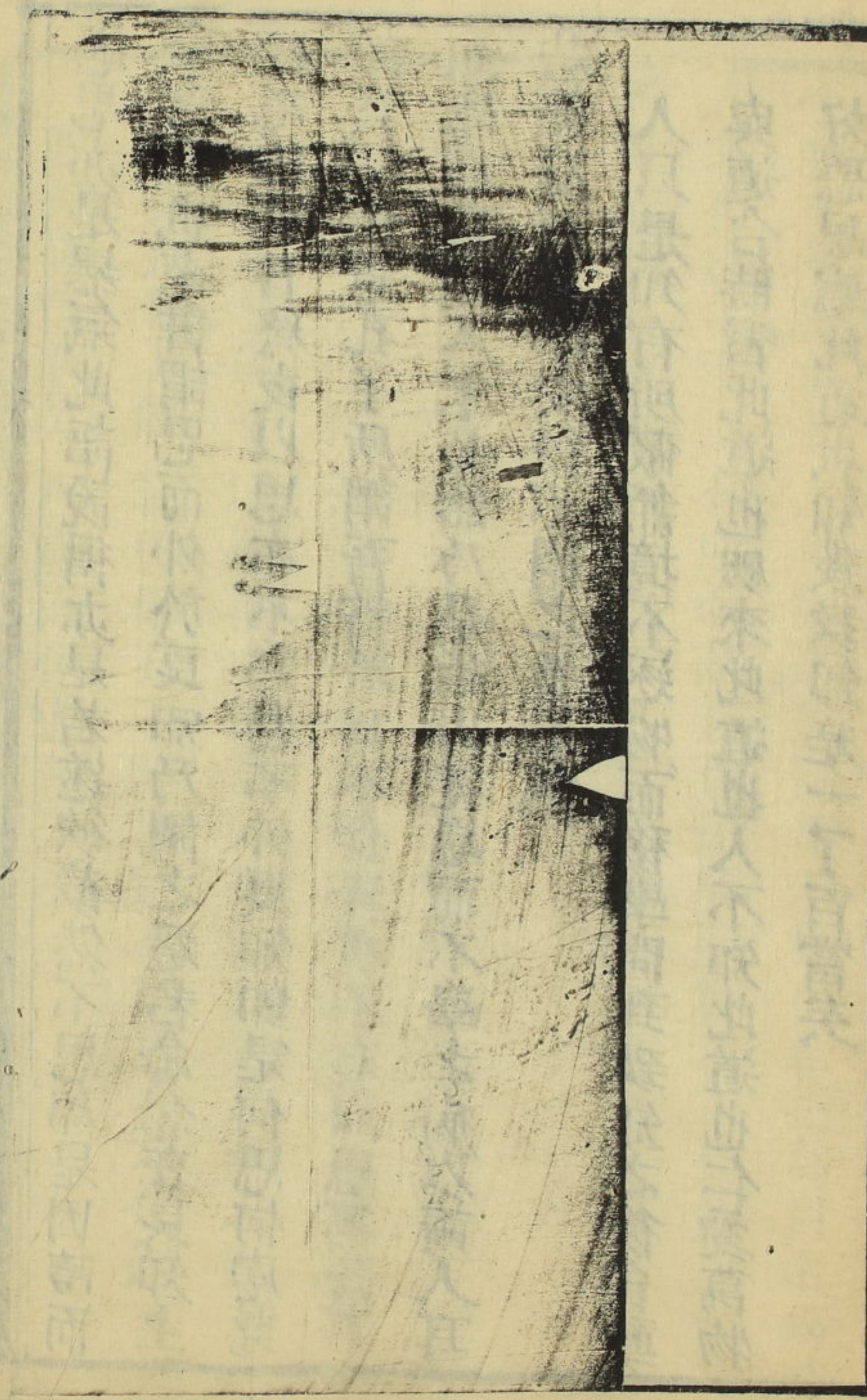
經於目也亦盡好之乎大學之訓當是借流俗好惡之常情以喻聖賢好善惡惡之誠耳抑將好色亦爲聖賢之所同好經於目雖知其姣而思則無邪未嘗少累其心體否乎詩云有女如雲言如雲未嘗不知其姣也匪我思存言匪我思存則思無邪而不累其心體矣如見軒冕金玉亦知其爲軒冕金玉也但無歆羨希覬之心則可矣如此看不知通否云云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皆是發於真心自來快足會無纖假者大學是就人人好惡真切易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當如是耳亦只是形容一誠字

今若又於好色字上生如許意見却未免有執指爲月之病昔人多有爲一字一句所牽蔽遂致錯解聖經者正是此病候耳不可不察也中間云無處不惡固無妨礙亦便有受病處更詳之

來書云有人因薛文清過思亦是暴氣之說乃欲截然不思者竊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亦將謂孔子過而暴其氣乎以愚推之惟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卽如孔子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卽是何思何處尚何過哉云云

過思亦是暴氣此語說得亦是若遂欲截然不思却是因障而廢食者也來書謂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主體認卽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爲過不外良知卽是何思何慮此語甚得鄙意孔子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者聖人未必然乃是指徒思而不學之病以誦人耳若徒思而不學安得不謂之過思歟

人只是知有所蔽無境不逐物而移學問到致知之後自動與道合時習此道也朋來此道也人不知此道也仁愛萬物好惡思慮此道也知致致知是一了百當矣



答友人問書

問自來先儒皆以學問思辯屬知而以篤行屬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無疑

曰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着實去做這件事着實做學問思辯的工夫則學問思辯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辯是思辯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矣若謂學問思辯之然後去行卻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辯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做學問思辯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

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
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元來只
是一個工夫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個工夫上補偏救弊說
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來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
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吾意但着實就身心
主體履當下便自知得今卻只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以牽制
友離轉說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

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於學問頭腦處
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卻有謂學有講明有踐履及

以致知格物爲講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說無異而與先生知
行合一之說反有不同何也

曰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有同
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爲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
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爲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
同處一堂之上就其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
之不害其同爲聖賢也若後世論學之士則全是黨同伐異私
心浮氣所使將聖賢事業作一場兒戲看了也

又問知行合一之說是先生論學最要緊處今既與象山之

說異矣敢問其所以同

曰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這一個工夫須着此兩個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見得原是一個頭腦見雖把知行分作兩個說畢竟將來做那一個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助原看做兩個了雖則把知行合作一個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況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

又問致良知之說真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象山已於頭腦上見得分明如何於此尚有不同

曰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說故象山亦遂相沿得文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未精一處不可掩也
又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此

知行合一之說原非創自先生中庸引夫子之言以道之不

行屬之知患以道之不明屬之賢不肖正是知行合一之意
孟子云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不求又安得言知
此解聖賢早已逗出特未之思耳

陶云此
字力

答汪石潭內翰書

承批教連日瘡甚不能書未暇請益來教云非日所論乃是一
大疑難又云此事關係頗大不敢不言僕意亦以爲然是以不
能遠已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
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
既不以爲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
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
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
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

所以爲用則知用之所以爲體者矣雖然體微而難知也用顯而易見也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卽是已發既有知覺卽是動者皆爲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者蓋往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情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勿

爲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懼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兄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卽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塔說相輪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有知覺之說則亦未瑩吾兄疑之蓋亦有見但其所以疑之者則有因噎廢食之過不可以不審也君子之論苟有以異於古姑毋以爲決然宜且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然後從而斷之是以其辯之也明而析之也當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今學如吾

兄聰明超特如吾兄深潛縝密如吾兄而猶有未悉如此何耶
吾兄之心非若世之立異自高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
無諱有所未盡不惜教論不有益於兄必有益於我也
俗學之病在於逐用忘體然舍用而求之體未免又墮於禪
寂總未窺體用一源之妙岐動與靜爲二岐情與心與性
爲二文離扞隔茫無要領惟是會得體用一源之說則寂然
不動中具有感而遂通之神感而遂通之時仍寂然不動之
境情也心也性也一以貫之矣

答黃宗賢應原忠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詣未熟言
之未盡則有之然卻自是吾儕一段的實工夫思之未合請勿
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
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
然後纖塵卽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
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
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
之所繇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

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
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
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
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
未畢竟運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

舉世無聖賢之學只是畏難而苟安此書可謂抉出病根矣

與黃宗賢

庚酉

書來及純甫事悵悵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愛之至世衰俗降
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持兩端之說以希
俗取容意思殊爲衰颯可憫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
之宏矣何幸何幸僕在雷都與純甫住密邇或一月一見或間
月一見輒有所規切皆發於誠愛悵悵中心未嘗懷纖毫較計
純甫或有所疎外此心直可質諸鬼神其後純甫轉官北上始
覺其有恻然者尋亦痛自悔責以爲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
蒂却是墮入世間較計坑陷中亦成何等胸次當下冰消霧釋

矣其後人之言屢屢而至至有爲我憤辭厲色者僕皆惟以前
意處之實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蓋平口相愛之極情之所鍾
自如此也旬月間復有相知自北京來備傳純甫所論僕竊疑
有浮薄之徒幸吾黨間隙鼓弄交構增飾其間未必盡出於純
甫之口僕非矯爲此說實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僕平
日之厚純甫本非私厚縱純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
未嘗厚純甫純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往時見
世俗朋友易生嫌隙以爲彼蓋苟合於外而非有性分之契是
以如此私竊歎憫自謂吾黨數人縱使散處敵國仇家當亦斷

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論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蓋
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非履涉親
切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懇也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
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着刀吾人爲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
自然篤實光耀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
若就標末妝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爲長傲遂
非之資自以爲進於高光明大而不知陷於狼戾險嫉亦諷可
哀也已以近事觀之亦見得吾儕往時所論自是向裏此蓋聖
學的傳惜乎淪落湮埋已久往時見得猶自恍惚僕近來無所

進只於此處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可疑但與吾友別久無告語處耳原忠數聚論否近嘗得渠一書所見迥然與舊不同殊慰殊慰今亦寄一簡不能詳細見時望并出此歸計尙未遂旬月後且圖再舉會期未定臨楮耿耿

讀至殺人須用咽喉上着刀喻爲學猛省激切如於睡夢中陡然一驚

寄諸用明書

得書足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况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便中時報知之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爲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耶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况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姪不以吾言爲迂便當有進步處矣書來勸吾仕吾亦非潔身者所以汲汲於是非獨以時當斂晦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

數年精神益弊雖欲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所以勢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悅今亦豈能決然行之徒付之浩歎而已

近時父兄之課子弟甫旬讀輒恨其不能早作文應試俾以少年登第爲第一美事舉世原止辦得一副富貴利達心腸學問事功安得不盡壞

與王純甫書

純甫所問辭則謙下而語意之間實自以爲是矣夫既自以爲是則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答恐答之亦無所入也故前書因發其端以俟明春渡江而悉旣而思之人生聚散無常純甫之自是蓋其心尙有所惑而然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爲自是以要我者吾何可以遂已故復備舉其說以告純甫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此等處細微曲折儘欲扣求啟發而因慮所疑以

自附於助我者反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已漸悟往日之墮空虚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卽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爲一物可從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尙狃於後世之訓誥以爲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

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虚也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在性爲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而無人偽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明彼卽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

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爲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政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爲誠之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秘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其

間欲爲純甫言者尚多紙筆未能詳悉尙有未合不妨往復明善正所以誠身卽是大學知致而後意誠誠與善原非有二蓋人性本善善卽是真實無妄之理故曰誠人惟雜以僞則善蔽而誠漓舍明善又安有誠身之功

寄希淵書

所遇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二三月托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己之介矣聖賢處末世行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爲君子而使入爲小人亦非仁人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爲太周旋然道理實如此也區區叨厚祿有地方之責欲脫身潛逃固難若希淵所處自宜進退綽然今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綬其時亦不易值也

仁人君子之存心固應如是

寄希淵書

向得林蘇州書知希顏在蘇州其時守忠在山陰矣近張山陰來知希顏已還山陰矣而守忠又有金華之出往歲希顏居鄉而守忠容祁今茲復爾二友之每每相違豈亦有數存焉邪爲仁由已固非他人所能與而相觀砥礪之益則友誠不可一日無者外是子雍明德輩相去數十里決不能朝夕繼見希顏無亦有獨立無與之歎歟曩評半圭誠然誠然方今山林枯槁之士要亦未可多得去之奔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人殊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

然而成德達材者鮮又何居乎希顏試於此思之定以爲何如也

後儒之言歸一者止在皮膚上論所以愈馳愈遠終無實得聖賢惟於源頭上論歸一所以因材成就俱可入道所謂同歸而殊途也一乃不一不一乃一古今學問之辯微矣

與黃誠甫書

立志之說已近煩瀆然爲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諸友旣索居曰仁又將遠別會中須時相警發庶不就弛靡誠甫之足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耶臨別數語彼此聞然終不能忘乃爲深愛

余以富貴非盡累人之物人自爲富貴累耳若有志於道德

則軒冕亦行道立德之場千古以下未聞許巢由而議伊呂也苟無志於道德則雖甘窮約以終身亦止爲窶人子耳學者其務辨志哉

寄李道夫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爲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宏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僂僂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幸甚幸甚比聞到郡之始卽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爲執事喜然又甚爲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彼濤中且須援之登岸

然後可投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
彼將不以為德而反以為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
因事啟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
說是故為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其為君
子之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為何如耶病疏已再上尚未得報
果遂此圖舟過嘉禾面話有日

君子教民有急於見功之心便是欲速之為累不可不察

答何子元書

來書云禮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
曰四又問諸侯相見揖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而
日食存焉曾子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
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孟春於此有疑焉天子崩
太廟火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大容此事之不可期或適相值
若日食則可預袒也諸侯行禮獨不容以少避乎祭又何必
專於是日而匆匆於接祭哉牲未殺而祭廢當殺牲之時而
不知日食之候者何也執事幸以見教千萬千萬

承諭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足見爲學精察深用嘆服如某淺昧何足以辨此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之朝豈有當祭之日而尙未知有日食者夫子答曾子之問竊意春秋之時日官多失其職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堯命羲和敬授人時何重也仲康之時去堯未遠羲和已失其職迷於天象至日食罔聞知故有脗之征降及商周其職益輕平王東遷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自是而後官之失職又可知矣春秋所書日食二十有六今以左傳考之共以鼓用牲幣于社及其他變常失

禮書者三之二其以官失其職書者四之二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杜預皆以爲官失之故其必有考也經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則傳固已言之矣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而傳曰辰在中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夫推候之謬至於再失閏則日食之不知殆其細者矣古之祭者七日戒三日齋致其誠敬以交於神明謂之當祭而日食則固已行禮矣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接者疾速之義其儀節固已簡略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况此以天子嘗

禘郊社而言是乃國之大祀若其他小祭則或自有可廢者在
權其輕重而處之若祭于太廟而太廟火則亦似有不得不廢
者然此皆無明文竊意其然不識高明且以爲何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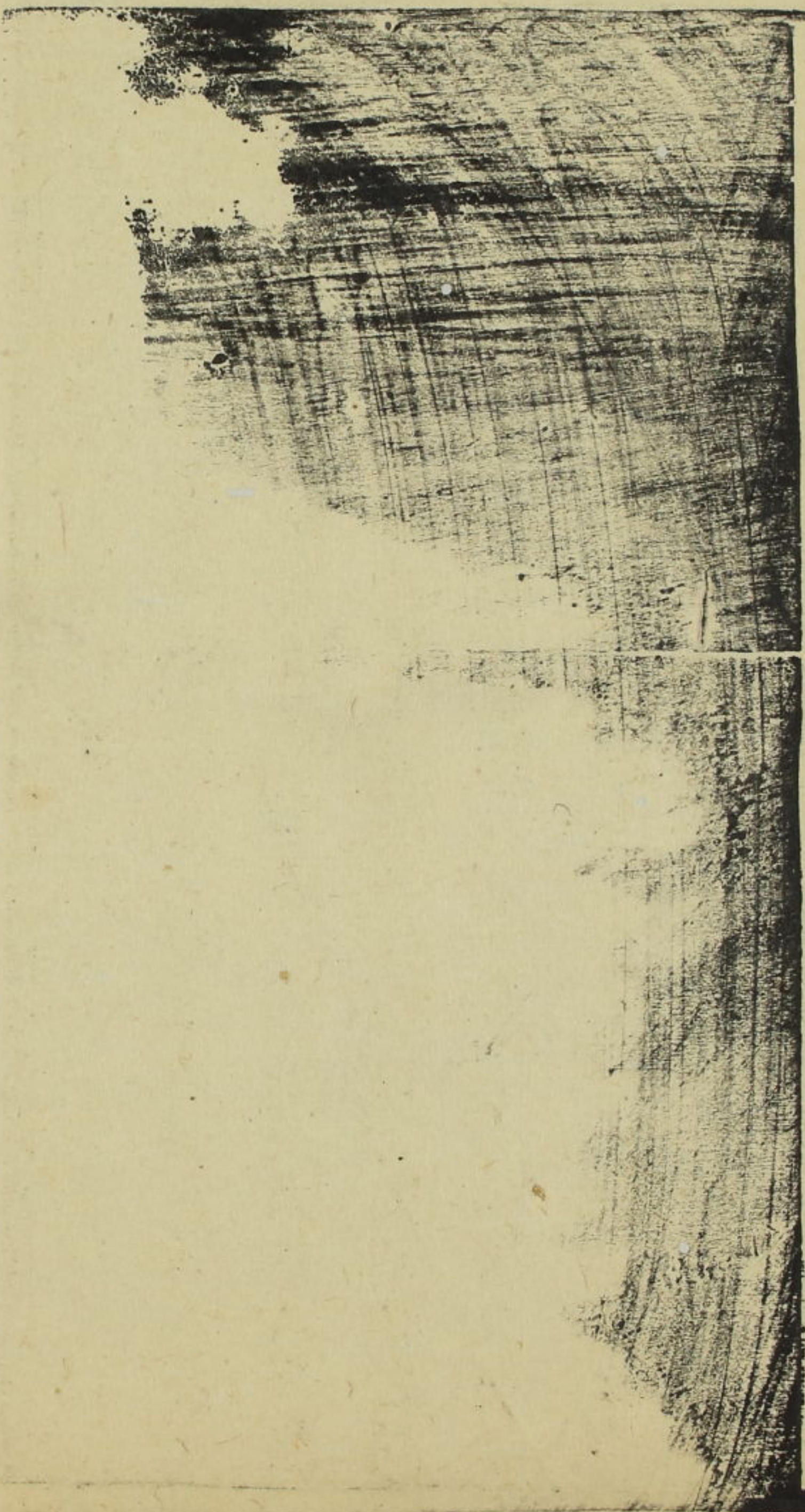
今日臺官之設卽天子之日官也乃至占候失度日食差謬
反不如番夷之教政府大臣親臨占測用夷變夏官之失職
所關大矣嗟嗟今之失職寧獨一臺官哉

與黃宗賢書

近得邸報及親友書聞知石龍之於區區乃無所不用其極若
此而西樵兀崖諸公愛厚勤拳亦復有加無已深用悚懼嗟乎
今求朝廷之上信其有事君之忠憂世之切當事之勇用心之
公若諸公者復何人哉若之何而不足悲也諸公旣爲此一大
事出世則其事亦不得不然但於不肖則似猶有溺愛過情者
異日恐終不免爲諸公知人之累耳悚懼悚懼思田之事本亦
無大緊要只爲從前張皇太過後來遂不可輕易收拾所謂天
下本無事在人自擾之耳其畧已具奏詞今往一通必得朝廷

如奏中所請則地方庶可以圖久安不然反覆未可知也賤軀
患咳原自南顧蒸暑中得來今地益南氣顛感觸咳發益甚恐
竟成痼疾不復可藥地方之事苟幸塞責山林田野則惟其宜
矣他尙何說哉西樵兀崖家事極爲時輩所擠排殊可駭嘆此
亦皆繇學術不明近來士夫專以客氣相尙凡所毀譽不惟其
是惟其多且勝者是附是和是以至此近日來接見者略已一
講已覺豁然有省發處自從此等意思亦當漸消除京師近來
事體如何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疾病旣除則元氣亦當自復
但欲除疾病而政治太厲則亦足以耗其元氣藥石之施亦不

可不以漸也木翁遠老相與如何能不孤海內之望否亦在諸
公相與調和此如行舟若把舵不定而東撐西曳亦何以致遠
涉險今日之事正須同舟共濟耳齋本人去凡百望指示
近日一事而今是昨非一人而倏忠倏佞爭鬪滿朝同舟幾
同敵國先生此書正是良劑



與黃宗賢

兩廣大勢罷敝已極非得誠於爲國爲民強力有爲者爲之數年
未可以責効也思田之患則幸已平靖其間三五大巢久爲廣
西諸賊之根株淵藪者亦已用計勦平就今日久困積冤之民
言之亦可謂之太平無事矣病軀咳患日增平生極畏炎暑今
又深入炎毒之壘遍身皆發腫毒且夕動履且有不能若巡撫
官再候旬月不至亦只得且爲歸休之圖待罪於南贛之間耳
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朝真所謂明良相遇千載一時鄙人世
受國恩從大臣之末固非果於忘世者平生亦不喜爲尙節求

名之事何忍遽言歸乎自度病勢非還故土就舊醫快將日甚
 一日難復療治不得不然耳靜庵東羅見山西樵兀厓諸公聞
 京中方嚴書禁故不敢奉啟諸公既當事且須持之以鎮定久
 逸今一旦名位俱極固非諸公之得已是迺聖天子崇德任賢
 更化善治非常之舉諸公富之亦誠無媿但貴不期驕滿不期
 溢賢者充養有素何俟人言更須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
 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效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為久遠之圖
 庶不負聖天子今日之舉而亦不負諸公今日之出矣俟於諸
 公誠有道義骨肉之愛故不覺及此會間幸轉致之
 速効近功總是為事功名譽起見誠心實意為國者自不然

一與霍兀厓宮端

陶云張桂議禮人雖非而言是
其楓門天哭者入心則正矣而
言寡才蓋此以論此以為爭之愈力失之愈遠
首議定論也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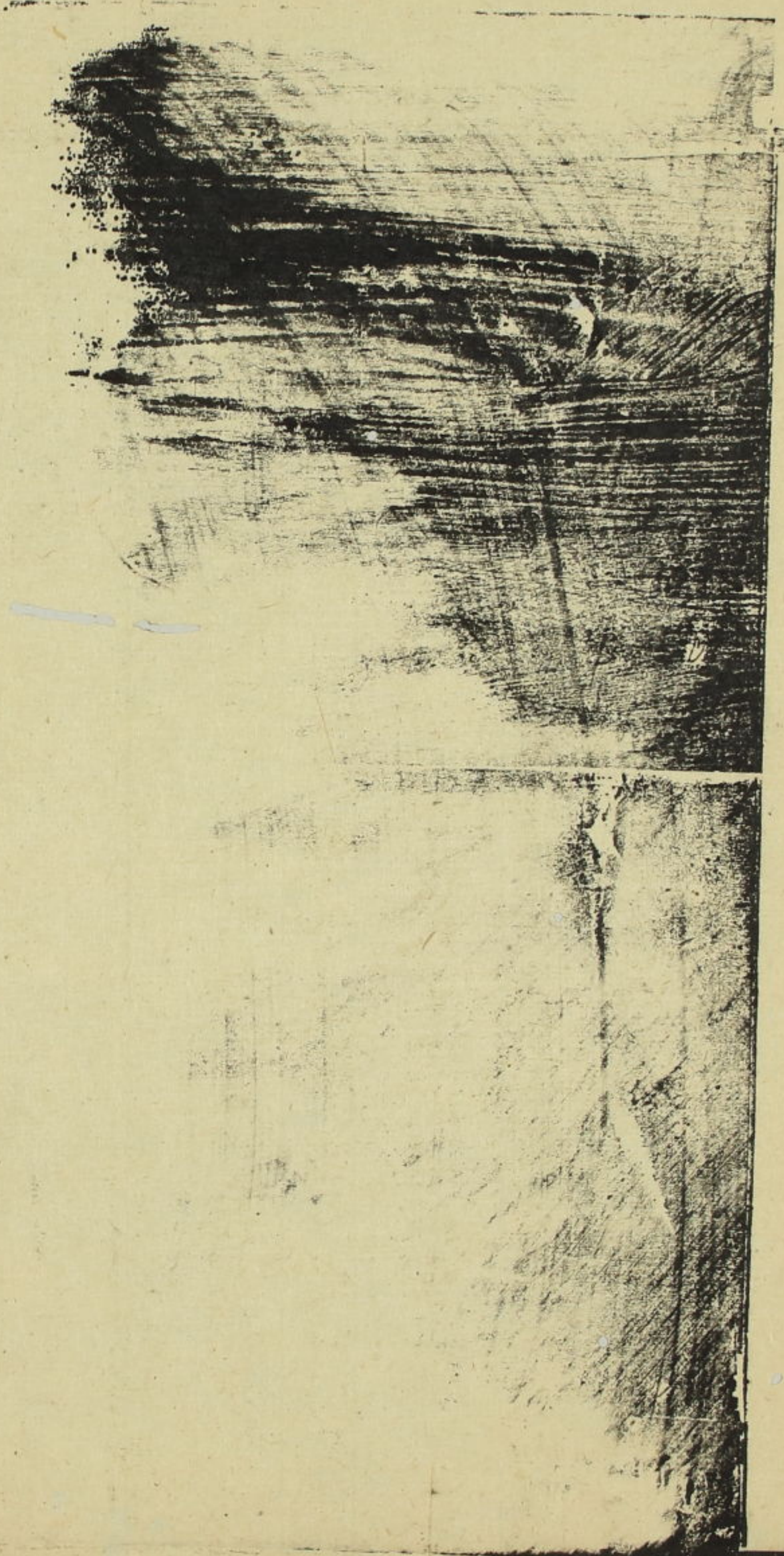
往歲會辱大禮議見示時方在哀疚心善其說而不敢奉復既
 而元山亦有示使者必求復書草草作答意以所論良是而與
 禮已成當事者未必能改言之徒益紛爭不若姑相與講明於
 下俟信從者眾然後圖之其後議論既興身居有言不信之地
 不敢公言於朝然士夫之間及者亦時時為之辨析期在委曲
 調停漸求挽復卒亦不能有益也後來賴諸公明目張膽已申
 其義然如倒倉滌冒積淤宿痰雖亦快然一去而病勢亦甚危
 矣今日急務惟在扶養元氣諸公必有回陽奪化之妙矣僕衰

生之意似亦以者觀其為是其言雖婉其論亦已定矣

病陋劣何足以與於斯耶數年來頻罹疾構痰嗽潮熱日益危
羸僅存喘息無復人間意矣乃者忽承兩廣之推豈獨任非其
才是蓋責以其力之所必不能支將以用之而實以斃之也懇
辭疏下望相與扶持曲成使得就醫林下幸而痊復量力圖報
尙有時也

近見在廷諸臣有一事異同必抗言求勝及既勝而又此倡
彼和株連蔓引聚訟不休遂至朋植黨立撓國是而禍縉紳
不可救藥先生扶養元氣一語其救世之金針哉
陶云馬錄大獄禍延朝紳寧縱李福達於不問病根怨毒寔

起于大禮之爭蓋當時世廟亦以私心憤疾把持于上豈特
朋黨植立者之甘心不悔哉乃先生則早有培養元氣之戒
可謂知幾其神



與胡伯忠書

某往在京雖極歆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敘別去以為憾期
 異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耳昨未出京師即已預期彭城
 之會謂所未決於心在茲行矣及相見又復匆匆而別別及復
 以為恨不知執事之心亦何如也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
 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為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
 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附云方正警毒則皆
字語人是也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
 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為心耳與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

哉者伯夷之清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焉能浼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爲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臨筆惘然如有所失言不盡意惟心亮

與顧惟賢書

承喻討有罪者執渠魁而散脇從此古之政也不亦善乎顧諸賊皆長惡怙終其間脇從者無幾朝撤兵而暮聚黨若是者亦屢屢矣誅之則不可勝誅又恐以其患遺諸後人惟賢謂政教之不行風俗之不美以至於此豈不信然然此膏盲之疾吾其旬日之間可奈何哉故今三省連累之賊非殺之爲難而處之爲難非處之爲難而處之者能久於其道之爲難也賤軀以多病之故日夜冀了此塞責而去不欲復以其罪累後來之人故猶不免於意必之私末忍一日舍置嗟乎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論學書
卷之五
盡其力之所能爲今其大勢亦幸底定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而
已數日前已還軍贛州風毒大作壅腫坐臥恐自此遂成廢人
行且告休人還草草復
治盜賊者處之得其道方是永久之圖然非實有爲國愛民
之心鮮不以多殺侈有功故功名之心不可太熱也

與許台仲書

榮擢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爲台仲喜得此官爲朝廷諫垣喜
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
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矣碌碌之士未論其言之若何苟
言焉亦足尙矣若夫君子之志於學者必特然後言而後可又
不專以敢言爲貴也去惡先其甚者顛倒是非固已得罪於名
教若搜羅瑣屑亦君子之所耻矣尊意以爲何如向時格致之
說近來用工有得力處否若於此見得真切卽所謂一以貫之
如前所云亦爲瑣瑣矣

家數語足為諫官法

答佟太守求雨書

昨楊李二丞來備傳尊教且詢致雨之術不勝慚悚今早謹節
推辱臨復中前請尤為懇至令人益增惴懼天道幽遠豈凡庸
所能測識然執事憂勤為民之意真切如是僕亦何可以無一
言之復孔子云丘之禱久矣蓋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所祝之
際而在於日川操存之先執事之治吾越幾年於此矣凡所以
為民祛患除弊興利而致福者何莫而非先事之禱而何俟於
今日然而暑旱尚存而雨澤未應者豈別有所以致此者歟古
者歲旱則為之主者減膳徹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

賑乏爲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言
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
帝用盛樂春秋書秋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
未聞有所謂書符咒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唯後世方術之士或
時有之然彼皆有高潔不污之操特立堅忍之心雖其所爲不
必合於中道而亦有以異於尋常是以或能致此然皆出於小
說而不見於經傳君子猶以爲附會之談又况如今之方士之
流曾不少殊於市井高頑而欲望之以揮斥雷電呼吸風雨之
事豈不難哉僕謂執事且宜出齋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

之門洗簡寃滯禁抑奢繁淬誠滌慮痛自悔責以爲八邑之民
請於山川社稷而彼方士之所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爲之但
弗之禁而不專倚以爲輕重夫以執事平口之所操存苟誠無
愧於神明而又臨事省惕躬帥僚屬致懇乞誠雖天道亢旱亦
自有數使人事良修旬日之內自宜有應僕雖不肖無以自別
於凡民使可以誠有致雨之術亦安忍坐視民患而恬不知顧
乃勞執事之僕僕豈無入之心者耶一二日內僕亦將禱於南
鎮以助執事之誠執事其但爲民悉心以請毋惑於邪說毋急
於近名天道雖遠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荷逢早潦吾輩之所自盡者只應如是如倚方士之術以爲重則惑矣

與楊仕鳴

差人來知令兄已於去冬安厝墓有宿草矣無繇一哭傷哉所委誌銘既病且冗須朋友中相知一者一爲之始能有發耳喻及日用請求工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誠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業安得而不富有謂每日自簡未有終日渾成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又云以此磨勘先輩文字同異工夫不合常生疑慮又何爲其然哉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

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卽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卽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卽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瞶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尙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而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步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功夫雖言句時有未瑩亦是仕鳴見得處足可喜矣但須切實用力始不落空若只

如此說未免亦是議擬做象已後只做得一箇弄精明的漢脚與近世格物者瘡候稍有不同其爲病痛一而已矣詩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組織未有不超於勝心者先輩號爲有志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除耳仕鳴旣知致知之說此等處自當一勘而破瞞他些子不得也

議擬做像是學者通病切實用力四字直是頂門一針

答方叔賢

近得手教及與甘泉往復兩書快讀一過灑然如熱者之濯清風何子之見超卓而速也真可謂一日千里矣大學舊本之復功尤不小幸甚幸甚其論象山處舉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爲未足復舉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數語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吾獨愛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實加切近之功則所謂大者亦虛見而已耳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學卒入於支離外索而不自覺者正以其功之未

切耳此吾所以獨有喜於西樵之言固今時對瘡之藥也古人之學切實爲己不徒事於講說書札往來終不若面語之能盡且易使人深情於文辭崇浮氣而長勝心求其說之無病而不知其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者不免焉不可以不察也楊仕德去草草復此

中庸言道至發育峻極三百三十可謂大矣然必繇道問學以尊德性而後道可凝何等切近否則任爾見得大不過依稀見得箇虛殼子道終散於兩間惡得言凝先生實加切近之功一語是君子修德凝道大學問

答方叔賢

承示大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審矣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此意亦僕平日於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雕刻也今吾兄方自喜以爲獨見新得銳意主張是說雖素蒙信愛如鄙人者一時論說當亦未能遽入且願吾兄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有得又必有見然後鄙說可得而進也學之不明幾百年矣近幸同志如甘泉如吾

兄者相與切磋講求頗有端緒而吾兄忽復產滯文義若此吾
又將誰望乎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以必同爲貴至於入門下
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辨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致知格
物甘泉之說與僕尙微有異然不害其爲大同若吾兄之說似
又與甘泉異矣相去遠恐辭不足以達意故言語直冒不復有
所遜讓近與甘泉書亦道此當不以爲罪也
牽滯文義病在不求之心而求之言卽牽合比擬甚工終是
隔膚爬搔未切痛癢此病未可以言藥也故先生教之實體
以發其心之所疑

答徐成之書

汝華相見於逆旅聞成之起居甚悉然無因一而徒增悵悵吾
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求其喜聞過忠
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
成之之思而誰思歟嗟吾成之幸自愛重自人之失其所好仁
之難成也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眾皆非笑以爲
迂腐成之不爲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眾非笑然尙未知
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
非大可憾歟修已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

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爲
助近聞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
陶云此意富時時深思
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已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
陶云尤當時時深
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
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着意把持張作縱復有
得居之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
其有近似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
求教也

答劉內重書

來書警發良多感知感腹疾不欲作答但內重爲學工夫尙
有可商量者不可以虛來意之辱輒復書此耳程子云所見所
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而爲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
重恐終敗事夫學者既立有必爲聖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知
明覺處朴實頭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無許多門面摺
數也外面是非毀譽亦好資之以爲警切砥礪之地卻不得以
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內重剛強篤實
自是任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尙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當有

見也眼前路逕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難言之五鄉亦與道其童子在當時固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悅夫子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若且依着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內重亦欲內重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

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巳之歎矣大抵奇特
聊絕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爲貴也故
索隱行怪則後世有述焉依乎中庸固有迹世不見知者矣學
絕道喪之餘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空谷之足音得似人者可
矣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講學者止可如內重輩二三人而
止矣然如內重者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
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於隘吾固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
而叨叨至此內重宜悉此意弗徒求之言語之間可也
隘不能容物亦只是好勝蓋好爲高標榜門戶以自高便止

商學書
卷之五
見已是而人非去大公無我之量遠矣與答鄒謙之書是一
意

寄鄒謙之

此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
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隨處體認大理之說大
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卽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
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層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
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掇之無不卽有省發只
是着實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旣已見驅於
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
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爲聖人之志未

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卽且安顧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旣已得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無因接悉一論以資切劘傾企如何范祠之建實亦有裨風教僕於大字本非所長況已久不作所須祠扁必大筆自揮之乃佳也使還值歲冗不盡欲言

見小欲速只是要急於成就亦是立志時看得分量褊小了如看得聖賢學問原是萬物一體同天地悠久自然無此病立志者當先自定其分量

舟那謙之

承示論俗禮要大概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爲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爲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爲難惟簡切明向而使人易行之爲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祠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爲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

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後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爲履我知其不爲賁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爲此非以議禮爲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爲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爲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爲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表

論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卻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爲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歟幸更裁之祠堂位次禘祭之義往年曾與徐曰仁備論曰仁嘗記其略今使錄一通奉覽以備采擇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向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至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向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向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當何如曰禮以時爲大

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寤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為妄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設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措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別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未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已之子姪同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禰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為信況在其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為之置後無後者

詳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嗣者古所謂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元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土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者欲為立嗣則族眾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為之嗣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殺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禮在反求其心之所安可以得化民成俗之本然禮之是非
所爭幾希苟心學不明漫言因情便為無忌憚者借徑誠未
易言之矣

寄鄒謙之

教札時及足慰離索兼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足以發朱註之
所未及諸生聽之當有油然而興者矣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
尋皆繇此學不明之故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
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
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愠者皆不待言而喻書院
記文整嚴精確迴爾不羣皆是直寫胸中實見一洗近儒影響
雕飾之習不徒作矣某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
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

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劫不能盡世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誦某講學者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無因一面扣之以快傾渴正之去當能畧盡鄙懷不能一一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略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爲子則非孝以之爲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尙未知所抵極今欲救之惟有返樸還淳是對

症之剗故吾齊今日用工務在鞭辟近裡剗削繁文始得然欲鞭辟近裡剗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每以言於同志不誠謙之以爲何如也講學之後望瑣及之人只是未嘗實見得是爲己爲人俱要鋪張增益究至人兩受其害還淳返樸此是救時大學問

寄鄒謙之書

張陳二生來適歸餘姚祭掃遂不及相見殊負深情也隨事體
認天理卽戒慎恐懼工夫以爲尙隔一塵爲世之所謂事事物
物皆有定理而來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
亦自無害不然卽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來喻以爲恐主於事
者蓋已深燭其弊矣寄示甘泉尊經閣記甚善甚善其間大意
亦與區區稽山書院之作相同稽山之作向嘗以寄甘泉自謂
於此學頗有分毫發明今甘泉乃謂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
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細察鄙

人之意矣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爲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
大抵多繇勝心爲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說之已是矣而又
務爲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
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
罪也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
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致
者只要自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
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同伐異覆短爭長而惟
阿云以善服人即是自私自利已無善矣須有劇其煩
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

出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蓋今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
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白克治也如何如何

人惟勝心最難驅除其爲害最大故原憲以四者之不行爲
仁而首之以克學者能去其勝心便是廓然大公毋意毋必
毋固毋我田地了存一勝心則是已非人爭門角戶無所不
至黨錮諸賢亦多罹此患其關於學術人心不小慎之哉

答季明德書

書惠遠及以咳恙未平憂念備至感愧良深食薑太多非東南所宜誠然此亦不過暫時劑耳近有一友爲易貝母丸服之頗亦有効乃終不若來喻用養生之法拔去病根者爲得本源之論然此又不但治病爲然學問之功亦當如是矣承示立志益堅謂聖人必可以學而至兢兢焉常磨鍊於事爲朋友之間而厭煩之心比前差少喜幸殊極又謂聖人之學不能無積累之漸意亦切實中間以堯舜文王孔子諸說發明志學一章之意足知近來進修不懈居有司之煩而能精思力究若此非朋

輩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此意奮起其精神砥切其志意則可矣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以爲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又連綴數聖人紙上之陳迹而入之以此一欸條例之中如以堯之試繇爲未能不惑子夏之啟予爲未能耳順之類則是尙有比擬牽滯之累以此論聖人之亦必繇學而至則雖有所發明然其階級懸難反覺高遠深奧而未見其爲人皆可學乃不如未後一節謂至其極而矩之不踰亦不過自此志之不已所積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絕然與人異哉又云善者聖之體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無去其本無之

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聖無有餘我無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必可學也然非有求爲聖人之志則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論自是親切簡易以此開喻來學足以興起之矣若如前說未免使柔怯者畏縮而不敢當高明者希高而外逐不能無弊也聖賢垂訓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爲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爲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爲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覺者矣其云善者聖之體意固已好善卽良知言良知則使人尤

爲易時故區區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說其間又云人之爲
學求盡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而爲一而未免反
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
卽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
之爲學求盡乎心而已知行之答大段切實明白詞氣亦平和
有足啟發人者惟賢一書識見甚進問有語疵則前所謂意必
之見流注潛伏者之爲病今既照破久當自融釋矣以效訓學
之說凡字義之難通者則以一字之相類而易曉者釋之若今
學字之義本自明白不必訓釋今遂以教訓學以學訓效皆無

不可不必有所拘執但效字終不若學字之渾成耳率性而行
則性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修道之爲教可也謂修
道之爲學亦可也自其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
其功夫之修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教也學也皆道也非
人之所能爲也知此則又何訓釋之有所須學記因病未能着
筆俟後便爲之

爲學求盡乎心一語已握大頭腦握定頭腦卽日涉於聞見
之途觸處皆見天理之流行橫說直說皆是譬涉風濤者只
把舵得定出沒上下皆穩若節此句擬卽襯貼極工終是徇

象逐物之學

寄門人邦英邦正

昆季敏而好學吾家兩弟得以朝夕親資磨勵聞之甚喜得書
 備見向往之誠尤極浣慰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
 不工舉業却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
 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
 學若是原無求為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
 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苦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
 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倘未有可奪之志却又不可
 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圖之每念賢弟資質之美未嘗不切拳拳

附云法服

天美質難得而易壞至道難聞而易失盛年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奪志不但舉業卽有志學問其中趨向有毫釐千里之差其搖奪甚微故欲立心爲聖賢之志必大知大勇者能之

答南元善

別去忽踰三月居嘗思念輒與諸生私相慨歎計歸程之所及此時當到家久矣太夫人康強貴眷無恙渭南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與迥則又有出於元亮之士者矣近得中迹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也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壘疊千數百言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澆懈何如諸生遞觀傳誦相與欵仰歆服而興起者多矣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東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

何云當
求正耶
在

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
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悱牽溺於嗜好有待於循
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斲心鬱情隨
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東留祿快然
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
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
而無一物能為大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
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沕
溥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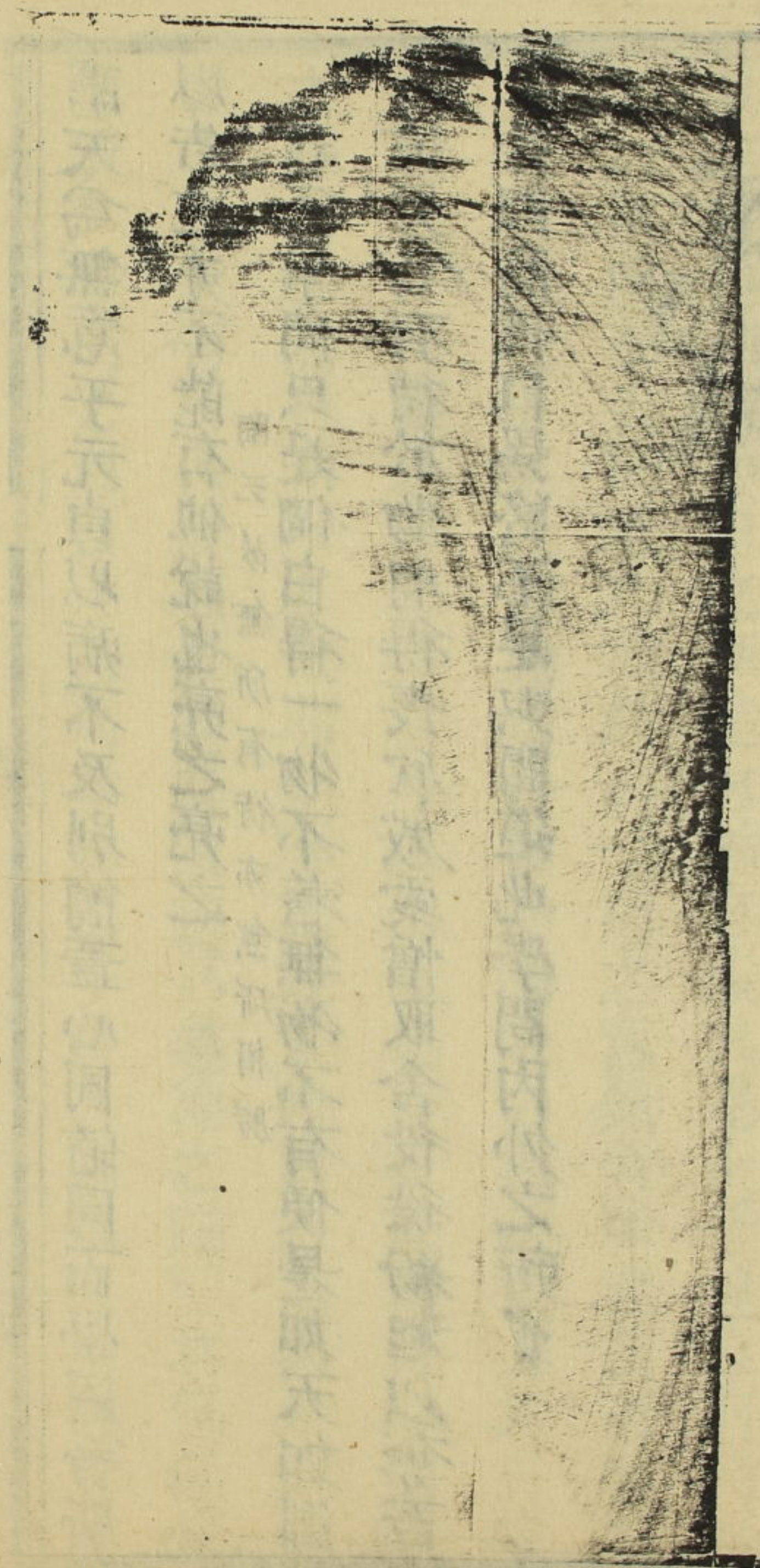
喪之可欣咸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
又何有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心而
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於昏知然則又何有於寬
裕溫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齊莊中正文理密
察乎又何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
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而窒吾洞
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
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去之為快而何能忍於時刻
乎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

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雷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礙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為之乎示善自愛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沈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刀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關中之士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為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為無意乎

謂天為無意乎元貞以病不及別簡蓋心同道同而學門吾所以告之亦不能有他說也亮之亮之

陶云於無所有待亦無所相勝

君子學問只是個白得一物不着無物不有便是如天如淵境界若有待於物將得喪欣戚愛憎取舍役役紛起以奪吾心即高抗自異終不足與聞道此學問內外之辨也



與毛古庵憲副

亟承善惠既荷不遺中間歉然下問之意尤足以仰見賢者進
 修之功勤勤不懈豈幸何可言也無因促膝一陳鄙見以求是
 正可勝瞻馳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
 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良
 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
 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其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
 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
 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吾兄忠信近道之資既白出

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人備談吾兄平日工天又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徇名遠迹而徒以支離於其外者只如此用力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謂殊途而同歸者也亦矣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謂爲學之方乎惟吾兄益就平日用工得力處進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於旁蹊曲徑之中苟志往不懈未有不達於通衢大路者也病軀咳作不能多及寄去鄙錄末後論學一書亦頗發明鄙見暇中幸示及之根本板蕩之喻足破千古學問異同之疑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爲助也以門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廢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繇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

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為善為君子使為惡
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為惡可也為
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為惡為
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勤學

已立志為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
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為高而以勤謹謙抑為上諸生試
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為盈無而為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
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

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為所
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有處篤志力行勤學
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
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
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為無能有弗敬
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為大賢者為其能改也故
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耻忠

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
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
習規飭也諸生誠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
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
然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
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澁疑
沮而甘心於汗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

聞之而可從釋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
白共過惡痛毀極誣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耻憤恨之心雖欲
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許人之短
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
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
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
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况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
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
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

論學書 卷之五 三
蓋敦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不獨可爲初學規則夫人而立志不渝也好學不倦也改過
不吝也嗜善若不及也侔聖之功盡於此矣當書以置左右

示弟立志說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
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勞
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
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以共學人
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井
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
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

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

思也足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者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

行云并外也

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

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甫記誦講說以資日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者立志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師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

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尤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則竹欲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則名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貞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則不忽燥心生貞此志即不燥矜心生貞此志即不矜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責此志

即不吝盡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

四云不意節兒已為未生道有

翹翹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為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為說中乎現九世云大患九世蓋不可以眾人無志之罪注之問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

也子謂先生之言此言
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
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恪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昭合
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以此說體認吾十有五章豈不痛快先生說得明白真切若
此豈非造道之言耶

書正憲扇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
不肯屈下人故爲子而傲必不能孝爲弟而傲必不能弟爲臣
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
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爲學先要除
此病根方才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爲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
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樽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
虛已受人故爲子而謙斯能孝爲弟而謙斯能弟爲臣而謙斯
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尤恭克讓温恭尤塞也

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人宜書一通於座右以爲克己之助

此真是非堯舜之道不言

陶評

書天中閣勉諸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子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爲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羣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蘖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爲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或在誘掖獎勵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說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

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已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許以爲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圯族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贈郭善甫歸省序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夙夜勗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旣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蟊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辯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莠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莠稗也吾嘗見于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莠稗也見于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莠稗之弗如也夫農春耕而秋成時也

言學書
卷之五
三
辭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繇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已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遊者眾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言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人只是立志堅定自無虛廢之時日功之弗繼總繇志之不立學而時習之亦只是立志堅定而已開導明切無如此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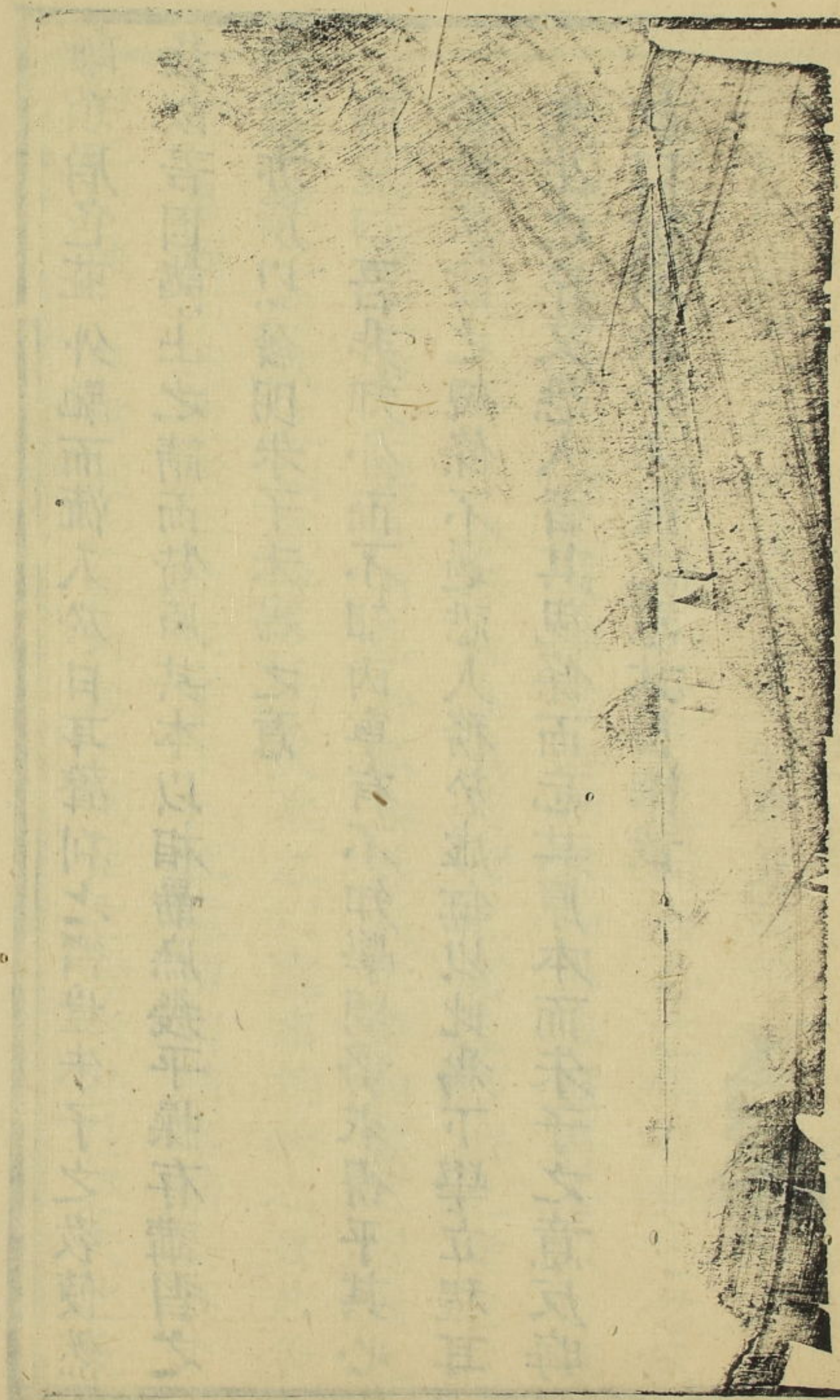
紫陽書院集序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校士程會氏采撫書院之興廢爲集而弁以白鹿之規。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諭及士夫爲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能係上言勸矣。興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爲乎。然予聞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虛無卑之而友離終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學惟求得其心。雖志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

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擁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爲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若各爲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

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於日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幾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

晦庵曰吾非知外而不知內寧有不知學問務求得乎其心者其所設之規條不過恐人務於虛無以此爲下學立程耳先生之序又恐人習其規條而忘其原本而朱子之意反晦故曰發明朱子未盡之意其旨深哉



象山文集序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眾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氏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

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爲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未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卽物理初無假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卽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

其純粹利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其議論闢闢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異同而遂詆以爲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爲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爲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俱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辨說者而顧一倡羣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異同每起於人持勝心便

舊習而是已見故勝心舊習之爲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茂元氏將重刊象山之文集而請一言爲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已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人口而知之矣

人心道心此是萬世道學之祖象山之學一惟求之於心可謂得學之大本大源豈晦翁不知此乃禪學之說何爲也正恐後之學者不識其易簡覺悟之說而求之恟恍杳忽之地猶先生所云入手處有毫釐千里之謬不容不辯晦翁之辯象止也猶先生之辯晦翁也三先生道自相成而

說之異同可勿問矣

禮記纂言序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敘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已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紛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

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
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
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
既已墮於空虛澆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
器制度數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盡在
是矣故凡先王之禮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
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
本而疎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
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爲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知之

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
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
規矩以爲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
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
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
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剛定之以儀
禮爲之經禮記爲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
爲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
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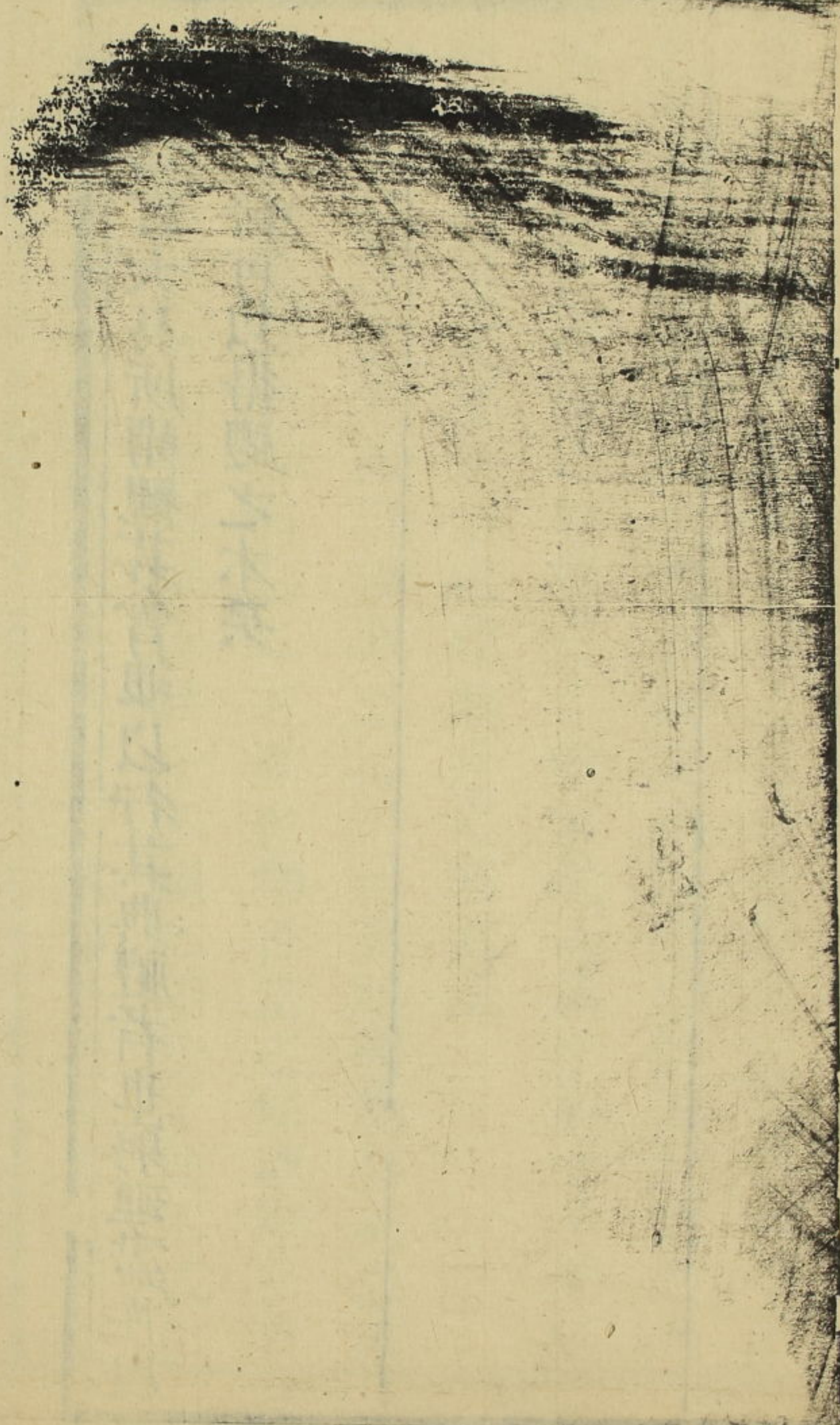
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
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
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爲
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
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中庸贊聖道之大而以經曲爲言夫子語顏淵爲仁而以復
禮爲言禮也者此性自然之天則發爲各當之條理無弗貫
徹無弗包裹日用動靜爭差些子不得仁差些子便不成仁
義差些子便不成義知差些子便不成知是禮也者貫四德

而爲言大易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也窮理盡性以
至於命可以得禮之本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爲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辯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



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味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爲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既而告歸請陽明子爲書其說遂書之

學共心之所安指點警切

朱子晚年定論序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眾說之紛撓疲蕭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嘆聖

言學書 卷之五
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逕蹈荆棘墮坑塹究其
爲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
二氏之罪哉間嘗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自以爲立異
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澗然無
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
豈其於此尙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簡求之然後
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矣至以爲自誑誑人之
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
咎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

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謬戾者而世
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概乎其
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
世也乎予旣自幸其說之不謬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
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
求其晚歲旣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
端輒採錄而衷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
之明可冀矣

大學古本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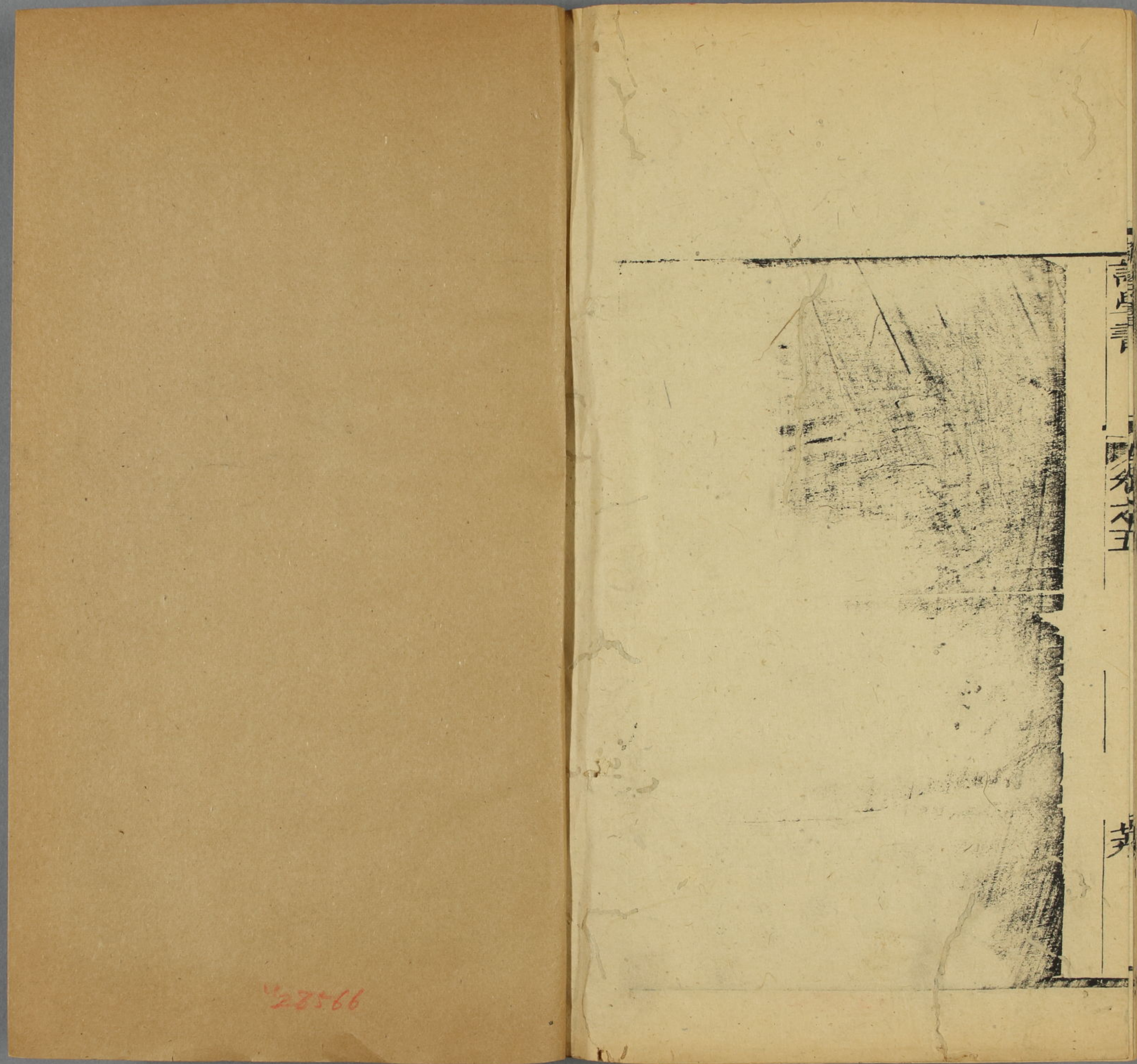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卽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格物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

論學書
卷之五
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
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
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經而
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
舊本傍爲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
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看先生序意大學下手處止在格物二字格物之功豈能舍
學問思辨篤行空空作玄解頓悟之說人不會其意徒見與
朱子卽物窮理之說微有異同便謂先生致良知之說格物

二字可抹殺豈定論哉

經傳目遭秦火鮮有完本所傳大學古本其中寧無一二錯
誤朱子取程子之意以補傳亦寧必盡合古本之初朱王二
先生因以此見異然物格致知誠意經文之條理自明格物
二字是入道者着實下手處故物格而後知至先生不能與
朱子異也以不能與聖經異也卽其見解稍殊然歸於誠意
同歸於大學之道同學者惟在會其道之同無拘其說之異
古本補傳之說俱闕疑可也



28566

言

卷之五

五

